

竹之气

雍容恢弘的长安,典雅幽静的京西庄园,柳宗元的童年在此度过。世代官宦,父亲能诗善文,母亲为河东大族闺秀,笃信佛教。天地时空因缘和合,孕育的少年风度翩翩,亭亭玉立,全不似粗壮的北方槐树,而是南方的青青修竹。

小小年纪便通晓琴棋书画,5岁能诗作文,神童之名不径而走。13岁竟敢代人给德宗皇帝写奏表。21岁进士及第,名声大振。26岁中榜博学宏词科,31岁任监察御史里行,与同榜进士刘禹锡一道,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核心人物。33岁参与永贞革新,任礼部员外郎,起草政令文件。抑藩镇,斥贪官,废宫市,罢五坊,释宫女,减赋税……柳宗元废寝忘食,昼夜疾书,一道道重振国威的圣旨风驰电掣,一道道拯救民生的敕令雷霆天下。

竹之骨

180天,新政便被宦官和藩镇势力联合绞杀。柳宗元哪里知道,仅凭一腔热血就可撼动根基牢固的邪恶势力?改革怎能依靠一个恶疾缠身行将就木的皇帝?他们的班长空有改革之志而无成大事之器量和韬略?当初好友韩愈就反对和王叔文搅在一起,说柳宗元成不了大事。终是年轻气盛啊,恨哉!惜哉!

王叔文赐死,八位主力全被贬为边远州司马。

永州,被称为“死地”。人烟稀少,恐怖荒凉,毒虫横行,恶疾时作。懦弱之身怎堪经受?

16岁,随父贬官到夔州,耽误了“乡贡”。21岁,刚中进士,父亲早世,丁忧三年。26岁,妻子杨氏结婚三载就死于足疾,柳宗元哀痛不已,誓不再娶。

刚到永州,带罪之身,连个住房都没有,只好租住两间草房,不避风雨,致使67岁老母病重逝世。柳宗元忠孝两不全,痛不欲生。永州多火灾,几场大火烧得柳宗元倾家荡产,死里逃生。

谪贬第二年,宪宗再次大赦天下,但八司马“纵逢恩赦,不在量移之限”。柳宗元万箭穿心。朝廷弃我如草芥,我就做楚山之兰芷,香泽山野;做峻崖之箭竹,直指苍天。在这里,还有每天的必修课:上山凭栏湘江。柳宗元发现与屈子隔世相通。贬地永州,湘江洞庭,猿啼鸟鸣,都是屈子行吟之地。那不远处的汨罗,是屈子投水自沉的所在。这会是他的宿命吗?

汨罗江畔,柳宗元满怀悲愤,热泪盈眶:为何高洁之士要遭百般折磨,蝇营之辈却能高居

庙堂?

白绢上,一篇四十句长文《吊屈原文》一挥而就。柳宗元神情肃穆,双手轻轻托起,祭向江面,绢文随着清风流水飘荡起伏,飘向水尽头,天尽头……自凭吊汨罗以后,柳宗元不觉顿时笔下生辉,辞赋骚文如行云流水,汨汨而出,一发而不可收,且深得屈原精髓。

十年间,柳宗元论说、寓言、传记、游记、诗词骚赋全面发力,散文异峰凸起,绝顶昆仑,与韩愈散文双峰并耸,遥相呼应,挡住了骈文决堤泛滥的狂潮,如一盏盏探照灯,照亮了中唐的天空。刺破了文坛上空笼罩八百年的迷雾。

永州绝地,欸乃一声山水绿。

吴武陵来了,李深源来了,南承嗣来了,元克己也来了,他们都是当代名儒,加上身边的堂弟宗直、内弟卢遵,一个以柳宗元为核心的贬谪文人团体形成了,如一个强力磁铁吸附着南来的迁客骚人。天随人意,志同道合,他们饮酒赋诗,感慨人生,抒发积怨,生活一下子丰富热闹起来。

刘禹锡的到来,把这种气氛推向了高潮。染溪岸边鸟噪花红,桃花源内声朗语妙。他们纵情山水,谈新作,谈时政,谈生命,谈医道。这个肝胆相照的难兄弟让他彻底倾吐内心的苦闷,这个心性高傲乐观的诗豪又让他在黑暗中看到一丝希望。

韩愈树大招风自身难保,自然不便来,但二人心息相通,每有新作,必寄给对方欣赏。他们文学思想高度一致,又相互抬爱,相互砥砺,文坛两大掌门南北合璧,成为感情真挚的神友。

南方各州县的士子来了,韩愈惊喜的发现,这几年南方的新科进士大多出自柳门。

柳宗元文名如雷霆响彻大唐,才力如清湘惠泽士人,却有一班小人嫉妒不已,说他标新立异,厚古薄今,好为人师,试图东山再起。对此,他毫不屈服:“虽万受摈弃,不更乎其内!”

然而他的身体已是虚弱不堪,步履维艰,形如枯竹。

竹之神

元和十年,宪宗迫于正直大臣的进谏,命“八司马”(实际四人)回京,但对他们并不放心,因为他们“不安分”。恰巧他们游玄都观时刘禹锡随口吟了一首诗:

紫陌红尘拂面来,无人不道看花回。

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。

于是被小人抓住把柄,在宪宗面前告了一状,“四司马”再度远谪。柳宗元贬到更远更荒凉

月光城 随笔

柳宗元·清湘如楚竹

王光煜

的柳州任刺史。

送别。韩愈紧紧拽着他的手,竟无语凝噎。对子厚来说,这次贬谪无异于赴死地啊!他哪里像个43岁的壮年,倒像是个耄耋之人,两鬓霜白,弓腰驼背,气喘吁吁。不知走了多远,直到不能再送了,看不见了,韩愈再也忍不住了,放声痛哭。

登上柳州城,荒凉程度远超想象,柳宗元不禁哀愁滚滚。到底是“不安分”的人,现在是一方主官,要履行父母官的职责,且要做前人之未做,前人之未能做。整治街巷。街区混乱,污秽遍地,致使疾病流行。州官第一把火烧起,他亲自到带头,打扫街道,清除脏乱。吏民百姓齐上阵,仅用三天,柳州城内外焕然一新。

治病救人。荒蛮之地,迷信与疾病同行。他不仅是大儒,且通医道,遂烧起第二把火,当街摆起桌案,把脉调药,霍乱毒疮等易患之疾一剂见效,一时间柳刺史被奉若神灵,求医如潮。柳宗元又广施“柳柳州救三死方”,传授医技,教人在房前屋后种植中草药,柳州病魔溃散,百姓死亡率骤降。

释放奴婢。柳州风俗野蛮,借钱以子女为质,逾时还不上者,“则沦为奴婢。”柳州官烧起第三把火,“革其乡法”,规定已沦为奴婢者,为债主服役期间,以工折钱,完债即回家与亲人团聚。此法广受欢迎,被推行到临近州县,解救奴婢近千人。传到朝廷,宪宗赞赏,朝臣称颂。州民奉柳宗元为上天降下救世的神灵,纷纷在家设牌位焚香祭拜,还时有被救命之人和被释放之奴婢前来叩头谢恩,常至血流洒地。柳州民风淳朴,州民隔三差五来访,带些自种的瓜果蔬菜,有的还自动来帮助料理杂务。

柳宗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,他意识到,这里山高皇帝远,改革制约少,正是自己施展抱负,造福百姓的宝地啊。系列新政频频而出。兴办学堂。州府不远的“碧云寺”,环境优雅,柳州的“府学”在这里大张旗鼓地开学了。柳刺史亲自登堂传道,金声玉振,意韵曲折,循循善诱,听得满堂学子如醉如痴、受益良深。一时间,南地书生如百川归海,齐汇柳门,柳州成为南国学术中心。

新政还包括开凿水井、开荒建设、植树造林、修筑庙宇、开发自然景观,从改善人民生活、美化城市到精神文明建设,全面开花。

柳州四年,他享受了前所

未有的成就感自豪感,天生我材正有用。他激情满怀,他要把改革推向纵深,把荒僻柳州打造成大唐模范城市。

他还向家人大谈他的家庭发展计划:在此置地安家,再造一个如永州的桃花源,就在柳州退休终老,要把孩子们都培养成和自己一样的大儒。

家人目瞪口呆,他目光炯炯,神采飞扬,似乎陶醉在自己的美好想象中。他滔滔不绝,直说得气喘吁吁,连连咳嗽。

竹之憾

他的病他自己知道,他治得了别人治不了自己啊。永州十年的痛楚太深了。这种痛楚来自于他根深蒂固的执念:少时陈力希公侯,许国不复为身谋。更来自于对理想的坚守却看不到任何希望。

这可是一把双刃剑,抽出去金光万道,剑气干云,一切谗言恶意都在剑气中溃散,收回来可就戳心割肺的伤了自己!

纵在西山上心凝形释,与万化冥合,也只是天才诗人与大自然短暂的深度融合。纵在小石潭边与游鱼相乐,也只是瞬间的愉悦,夕阳西去,即感凄神寒骨。青山绿水终是消释不了坚冰。

龙兴寺里他和重巽和尚谈禅论道,很是投缘。他对佛法义理的领悟深得妙趣。然而,他对佛教只是汲取对变革社会有益的成分,以图“统合儒释”,化佛为儒。而对于修身养性并不在意:遗言冀可冥,缮性何由熟。尽管重巽和尚希望他通过实际修炼来康复身心,但终未如愿。

韩愈、刘禹锡经常寄来中草药,柳宗元自己也善医道,可是草药医身难医心。他是天才,却不想成为一个单纯的文人,立功立德立言,没有功德的言辞,只能是风花雪月般虚浮纤秣,一捏就化,一吹就散,如何立得起来!可永州偏逼他为文,他总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促使着他写作,常常边咳嗽边写,刚喝了药就写。

既然要写,就一反常态!他削骨为笔,熬髓为墨。他的文字就是楚竹的骨节,西山的奇石,山涧的激流。四百多篇诗文熬干了他的汁液。

宪宗终于发现柳宗元是不可多得的治世能臣,元和十四年,在裴度的说服下,赦召回京。可他已等不到这一刻了,炭火燃尽,清湘汲干。公元819年冬月初八,一代英才柳宗元在柳州溘然长逝,享年47岁。